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四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　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侍讀臣張　燾

謄録監生臣魏繩曽

經濟類編卷四十四

明 馮琦 馮瑗 撰

禮儀類六

禮 二十一則

周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宫設桑主布几筵太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

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

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于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于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雝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于是乎始霸

哀姜至魯莊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

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于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子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使汝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

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
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
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禮所以
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
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
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
乎是故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有禮故

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職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説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錯于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者何也其即事之治也與子曰然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其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

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于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以祖洽于衆也是故古之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

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

若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射御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曰令之在位者莫知有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也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宗

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祀㪍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夫
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
知其情辟于其義明于其利達于其患然後能為之何
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不學而能何謂人義父
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
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
聖人之所以治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
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

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故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是故夫禮必本于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故聖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

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是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于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

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

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

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名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

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没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宫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則可效已矣

哀公問于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小人也不足以知禮公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

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則無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䟽數之交也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夫禮之初始于飲食太古之時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昔之王者未有宫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

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先祖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

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

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

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也公

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之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于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

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韓非解老篇　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内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

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

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黄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無争乎有争則亂故曰

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漢高祖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于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于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

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于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靣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

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于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

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

賈誼禮篇　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奧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故道德仁義非禮不

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小大强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内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强弱之稱者也禮

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為主人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臣忠則不二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

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于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厚志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工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以義矣故其歎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設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于畀賤而後貴者始羞殽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賞羞殽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

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餘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縣可使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饑人

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榭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樂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

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
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雎而不逮不出頴羅草木
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
不刳胎不殀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
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蓄多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
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徹地
富煴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無攫齧搏擊之
鮮毒螫猛蚼之蟲山不蓄草木少薄矣樂乎大仁之化

也

司馬遷禮書　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廼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

為之庶羞醯醢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太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宫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説入聞夫子之道而樂

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衛所居不合仲尼没後受業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寮及宫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于治躬化

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于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専治異政不禀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

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廼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于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

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頀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

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

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蠭蠆輕利剽遫卒如熛風然而兵殆于垂涉唐昧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為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

凜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
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
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
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
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
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已也
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

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

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

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絶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税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

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誠設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

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

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章帝時博士曹襃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襃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襃侍中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唐明皇命張説與諸學士刋定五禮説薨蕭嵩繼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請依顯慶禮祈穀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請依上元勑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從之以高祖配圜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新禮成上之號曰開元禮

宋蘇洵禮論　夫人之情安于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

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于我于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以立于其旁且俛首屈膝于其前以為禮而謂之拜率天下

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于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

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于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于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于世吾與之皆坐于此皆立于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不見其異于吾也聖人知人之安于佚而苦于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

其君父兄坐之于上而使之立且拜于下明日彼將有怒作于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于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逆而使我勞是賊于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折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徽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

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蔡襄明禮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闕至于民俗盡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為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

治之宋興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尚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婚葬喪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衰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也

王安石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于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于天而成于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為聖人之化性而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慾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

得而為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于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于外耳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于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于人而後馬適于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于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

聖人舍木而不為器舍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强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茍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于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

耶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于天而成于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蘇軾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于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于上禮行于上雍容和睦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

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于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于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耻退讓之節睟然見于面而盎然發于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于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且記録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

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抔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以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

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羮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舉于上古之説巽愞而不為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韍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于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也是以思其生平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来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際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器用各因其

所便而為之髙下大小之制令世之禮坐于牀而食于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令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濶而難言自非聖

人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

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適于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濶難行之節寛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于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濶而

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于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幷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天下唯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

令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隷其後日以變革貴乎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詐也悲夫

敬七則

周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予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予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于大事先王

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内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

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工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摯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

夫執玉畀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禄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于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臼季使舍于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賔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

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令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于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齊閭丘来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太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

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劉向敬慎篇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

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来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為溪谷君子為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霜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

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機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機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氾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

必鴻鵠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為

成回學于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于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威儀 五則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

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

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呂覽士容篇　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朖然不儇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于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勢固横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

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朅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朞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驁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

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子國雖大不為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

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工之木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唐尚敵年為史其故人謂唐尚願之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閒其故人為其兄請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為君雖有

天下何益故敗莫大于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戇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非惡其子孫也非徼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

賈誼容經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𢡱然憂以下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䔍然固以猛

喪紀之容慟然慵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若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不若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摇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

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跸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亢拜容

也拜而未起闕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乘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趍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

學蹑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于所近乎詩曰芃芃域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約其閒琚瑀以雜之行以采齊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

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為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綜攝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

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小大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謁于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踈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問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

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糾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龍也者人主之辭也亢龍往而不反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飛龍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小不寶在大不窕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昏卒不妄饒裕不羸廹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古

之為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撩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輿教之道也人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且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全人之化也

禮容語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

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茲非哀所也
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當樂而
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
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
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閱一月叔孫婼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
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
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

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
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資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
不崇器無蟲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
賜雖懽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工而差資也若是而
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佞能辟怨矣居儉動敬禮讓事
資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夫昊天有成命頌
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夙夜基命宥謐宥謐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

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若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内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歌謡文武之烈纍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祟民不謗怨故曰宥謐

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人民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王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晉之三卿郤錡郤犨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訐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強其

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于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絶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

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者不免于亡既
亡則國從之令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
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
今郤伯之語犯郤叔訐郤季伐犯則凌人訐則誣人伐
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
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于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
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令齊既亂其能善乎
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弒于東門是歲也齊人果

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唯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忘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徐幹法象篇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

故仁義存仁義存故威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

已之畀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

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于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于天下乎唐堯

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被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媟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于棊局陳靈被禍于戲言閻邢造逆于相訽子公生弑于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禄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故君子之交人也歡

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絶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

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郄犨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招亂蘧罷以既醉保禄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于結襘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静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名諱 五則

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魯桓公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

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我同物命之曰同

吳張昭辨諱論　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

元建武以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美愚見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緦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族竭矣又曲禮有

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絶之義不拘于恊況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

原書卷次訛誤

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覯言聲一放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晉選司以江統叔父春為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為父祖改選者蓋為臣子開地不為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親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為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眾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

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為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為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為比體例既全于義為弘朝廷從之

唐韓愈諱辨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

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唐諱呂后名雉為野

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
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立言
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
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
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
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于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
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于宦官宮妾則
是宦官宮妾之孝于其親賢于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諡六則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護保首領以沒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恭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

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晉秦秀何曾謚議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胄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怨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

之均二子啓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地之醜示後世之傲莫大于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于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簀而没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

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于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强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

范弘之衛將軍謝石謚議　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總

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
與能當淮淝之捷勲拯危墜雖皇威遐振狄寇天亡因
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冑子雖盛化未洽
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
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
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
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
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于遠近怨毒結于

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于土木思慮殫于機巧紈綺盡于婢妾財用糜于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重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于約巳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耻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絶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危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

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魏南陽公鄭羲與李沖婚姻沖引為中書令出為西兖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為魏主納其女為嬪徵為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論違明典依謚法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案

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為繆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時議以為謚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謚之為繆對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謚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集五品以上更議揚思敬議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敬宗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韋湊上書以為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
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
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
方逃竄歸鄉使宿衛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謂
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為節愍
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朝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為太子
不敢絶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内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
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

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于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絶茍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圖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為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況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為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為雪亦所未安睿宗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不為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冠四則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于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為主卿為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上同冠于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魯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我逮事莊主華則

榮美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于市辨妖祥于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

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産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宫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

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温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于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于阼階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道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必于祖廟以祼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

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以為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異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于諸侯周公使祝雍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婚九則

魯莊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柰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貳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户夫引手出

户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履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産未習于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孔子侍坐于魯哀公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君之言及此也百姓之惠也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公曰敢問為

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至也是故君子以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弗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

大婚萬世之嗣也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王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哀公問于孔子曰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

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夫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于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

母無子淫僻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不順父母者為其逆德也無子者為其絶世也淫僻者為其亂族也嫉妬者為其亂家也惡疾者為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為其離親也竊盜者為其反義也三不去為其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共經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凡此皆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

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

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内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禄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于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

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晉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

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

視

晉成帝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者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于理非嫌謝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于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絶之痛痛之深者莫深于兹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于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慼方寸既亂豈能綜理

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戚之人勉之以榮貴耶

宋英宗嘗謂神宗曰舊制帝女出降輙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寐寤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姑舅禮著為令

經濟類編卷四十四